

王占君 著

黑玉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王占君 著

黑玉

蜀文閣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玉/王占君著. - 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1998

ISBN 7-5059-3062-1

I. 黑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1098 号

书 名	黑玉
作 者	王占君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邓元平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河北省永清县第二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38 千字
印 张	10.25
插 页	3 页
版 次	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3062-1/I·2318
定 价	26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

作者像

王占君同志,1944年12月生,汉族,国家一级作家,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,全国自强模范,辽宁省文艺新星。1995年获中国文联首届“世纪之星”称号。1975年下肢瘫痪后,已创作出长篇小说23部,中篇小说18部,电影3部,电视连续剧3部,共发表作品1000万字。其中长篇小说《契丹萧太后》获首届全国“奋进文明图书奖”、首届“东北文学奖”、“华夏优秀图书奖”。长篇小说《白衣侠女》获首届“中国通俗文艺优秀作品奖”、“辽宁省人民政府奖”等。长篇小说《蝎子沟暴动》,获全国首届“乌金奖”……他还荣获了国务院颁发的一等政府特殊津贴,被评为辽宁省优秀专家,入选《世界名人录》等十数部辞书。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大众文学学会理事,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理事,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,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,阜新市文联主席,阜新市作家协会主席,辽宁省政协委员,阜新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等。

第一章

北风打着旋儿扑向三百多米高的矸子山，雪粉、煤尘、沙粒搅在一起，钻进拣煤女工们的脖颈。风帽、风镜和口罩，也难以抵御这无孔不入的沙尘。发威的风婆婆，似乎要将这八千拣煤女工赶下矸子山。然而正像那在肆虐的朔风中高高飘扬的“黑色娘子军”大旗一样，她们坚守在工作面上岿然不动。道道高坝，条条钢轨，不尽的灰色人龙，在不停歇的风雪中，构成了一幅迷蒙的国画长卷。九十年代第七个初春的西辽市，依然是寒意袭人。

风雪中，一位年约四十左右的中年妇女急切地跑上矸子山，她是手选二场场长庞腊梅。不等到达工作面，她即竭尽全力呼喊起来：“姐妹们，黑姐就要火化了！”

一时间，现场的女工们全都怔住了。年龄不到三十岁，纤弱的手选一场场长文秀秀最先明白过来，迎上前发问：“你说什么！黑姐她要火化？”

“这还有假，遗体告别仪式都开始了。”

“不会吧，矿上答应到时通知咱们哪。”

“你呀，死心眼。”庞腊梅揉揉被风沙迷的眼睛，“矿上怕咱们承受不了闹事，有意要避开咱们哪。”

“这可不行，黑姐待咱们比亲姐妹还亲，咱无论如何也要

为她送行！”文秀秀向山下奔去。

庞腊梅振臂一呼：“走哇！给黑姐送行啊。”

拣煤女工们蜂拥相随，如潮水般涌下矸子山。

城市的殡仪馆大都座落在郊区，西辽市也不例外。距矸子山约一千米的高地上，一群灰色的建筑，一根高高的大烟囱，在萧飒的初春，经受着风雪的抽打，格外透出苍凉。灵堂内，黑布横幅上的宋体字“黑玉同志遗体告别仪式”端庄醒目，下面镶有黑框的黑玉遗像神态安详。告别仪式正在进行，人们依次从遗体旁缓步绕行，注目致礼默哀。黑玉的丈夫，四十五岁的霍仁化为首，他满面悲戚，七尺高的汉子，竟有些失魂落魄。接下来是黑玉的女儿、二十岁的白雪燕，她自己驱动轮椅，不错眼珠地盯着妈妈的遗容，力求能最后再多看一眼。她喉咙早已哭哑，此刻是欲哭无泪。三十五岁的霍仁达，是霍仁化的弟弟，看得出这位矿实验小学的体育教师，对嫂嫂意外亡故痛彻肺腑，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，而他却哽咽咽涕泪交流。

福兴矿务局局长、五十五岁的王长伟上前，沉痛地紧握霍仁化之手：“霍师傅，黑玉同志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，是我们矿务局优秀的女企业家，是改革开放这伟大时代熔铸出的女强人。她的不幸去世，是我们矿四局的重大损失，你应该为有这样一位好妻子而骄傲。希望你节哀、保重！”

霍仁化眼含热泪：“谢谢局长对她的高度评价，倘若她在天有灵，也会心安目瞑了，我真是没有福分，她怎么就会抛下我，抛下她可怜的女儿去了呢？我们结婚十年，我有很多地方对不住她呀！”霍仁化再也忍不住，不由得大放悲声。

白雪燕与霍仁达，原本就强抑悲痛，受到霍仁化感染，也随之放声痛哭。而霍仁达比白雪燕及霍仁化犹甚，大有呼天抢

地捶胸顿足之势。

海龙露天矿副矿长南聚才，似乎心不在焉，不住地东张西望，右脚在水磨石地面上不住颠动，嘴角也挂着轻蔑的笑纹。

矿务局保卫处四十五岁的处长马明，大概是职业的习惯，他冷眼旁观注视着每个人的表情，哪怕是一个细小微妙变化。眼下他或许对霍仁达产生了兴趣，格外多看了几眼。

殡仪馆大门外，大约有上千拣煤女工呼喊着重向大门涌来。门卫被这排山倒海般的气势震惊，忙不迭关上了钢筋焊制的大门。

“滴滴”，阵阵汽车喇叭声响起，一辆银灰色的“桑塔纳”轿车冲入人流，女工们拥挤着向两侧闪让。驾车的环球运输公司总经理车振富，刚刚三十九岁，却已明显地发福了。胖敦敦的身材，犹如一名举重运动员。他看一眼副座上的父亲车贵生，犹豫着说：“爸，我看咱还是回去吧，过三过五给雪燕多送点钱就是了。”

车贵生虽说已六十好几的年岁，人却长得少相，办事说话也显得干练：“已经都到了，你甭想往回缩。”

车振富还是不愿意：“我和黑玉有过那么一段，她男人一见我就呲牙咧嘴瞪眼的没好样，我怕他当众让我下不来台。”

“你就往前开得了。”车贵生耐心开导，“人死仇消，为死人送行，霍仁化他再不愿意也得忍着。就像当年诸葛亮给周瑜吊孝……”

车振富不耐烦地打断：“得了，别又讲三国了，我听你的了。”

拣煤女工的人流，挡住了汽车的前进道路，任凭车振富怎样连续鸣笛也无济于事。车振富刹住车：“爸，你看这阵势，大门也关上了，咱也过不去了，还是打马回山吧。”

车贵生来气了：“你小子白活，人可不能忘恩负义啊！要不是黑玉，不，黑总救你，你早就蹲大狱了，弄不好说不定都得吃枪子儿。如今救命恩人要走了，你无论如何也应该见上最后一面才对。”

这番话倒也使车振富受到触动：“爸，你别说了，今天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进去拜祭。”

车家父子二人下车，车振富在前面开路，他不顾一切地推搡着女工，硬是挤到了大门前。

庞腊梅白一眼车振富：“你来凑什么热闹？”

“也不是你家的事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”车振富毫不客气。

文秀秀也噎了他一句：“车总，只怕是黑姐不欢迎你。”

“你这么说，我倒要认真祭奠一番。”车振富双手晃动大门，“开门哪，快开门！”

庞腊梅是个火爆脾气，也用力摇动大门：“门卫死哪去了！为什么不开门？”

文秀秀等女工也一起上前助力，大门被晃得摇摇欲坠。

三十五岁的手选三场场长陶艳芳见状自言自语说：“这样做合适吗？保卫处别再说咱们聚众闹事。”

庞腊梅回头瞪她一眼：“没人请你来，怕事你回去。”

陶艳芳撇撇嘴没再吱声。

车振富不见门卫出来，火气更大了，使出全身牛劲，把大门晃得前后忽闪：“把门的，你混蛋！为什么还不开门？”

门卫在传达室中，透过玻璃窗看见大门已随时有倾倒危险，不敢再耽搁，急忙溜出屋往灵堂奔去。

车振富见门卫离开，急不可耐地攀上铁门越门而入。

此刻，遗体告别仪式已经结束，黑玉的遗体被抬上火化车，推到了火化炉前。霍仁化用白罩布为黑玉苫上遗容，止不

住声泪俱下：“我干了二十年火化工，万万没想到，今天竟要亲手火化自己的妻子。天哪！让我和你一起去吧。”

白雪燕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移动轮椅近前，扑到黑玉遗体上：“妈妈！你怎么就忍心丢下我不管了。”

霍仁达悲悲切切劝阻白雪燕，边说边拉回轮椅：“雪燕，别耽误你妈上路，让她净心走吧。”

霍仁化打开火化炉炉门，就要将黑玉的遗体送入炉膛。

门卫一阵风地跑进来，直奔南聚才：“南矿长，不好了，要出事，拣煤女工们要往里闯，眼看把大门推倒了。”

南聚才不满地扫他一眼：“大惊小怪。”

王长伟不禁发问：“南矿长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是这样，”南聚才轻描淡写地说，“黑玉今天火化，我没让通知三个手选场，一则影响生产，二则一群老娘们又哭又嚎地仪式也进行不好。”

王长伟觉得也有道理，便没再说什么。

南聚才回头见霍仁化还在等待，带有几分训斥的意味说：“你愣着干啥，推进去烧啊，炼完了女工们也就散了。”

“好吧。”霍仁化将尸体推入炉门。

“慢！”车振富风风火火跑进来。

黑玉遗体已推入一半，霍仁化止不住回头观望。

霍仁达关照说：“大哥，办理丧事也要顾顺遂，千万莫与姓车的一般见识，你照常进行。”

霍仁化继续将尸体送入炉中，只剩黑玉头部尚未入内。

车振富近前蹲住火化车：“先不能烧。”

霍仁化腾地转身面对车振富，满含敌意地咆哮起来：“你想干什么！在她生前你纠缠不休，害得我们夫妻不和，她死后你还来搅和，真是无耻。”

车振富并不松手：“黑姐是我救命恩人，我要向她的遗体告别。”

霍仁化推他：“你是不受欢迎的人，请你走开。”

车振富振振有词：“你没这个权力，别看你和黑玉是夫妻，但我和黑姐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邻居，我们又是小学初中的同学，我们还处过对象。就是后来她做了集体公司总经理，我和她在业务上也有密切往来，你凭什么限制我向她的遗体告别。”

霍仁化气得全身发抖：“你，你死不要脸！”

霍仁达过来劝说：“大哥，拒绝别人吊唁是没有道理的，你冷静些。嫂子人都走了，还有什么个人恩怨不能化解呢？”

霍仁化依旧怒气不息，但不再说话。

霍仁达走近车振富：“车总经理，我们做为死者亲属，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。可以满足你的要求，请你立即向遗体三鞠躬告别吧。”

车振富左右张望一下：“这里不是告别灵堂，在这告别是对黑姐的不恭，我要到灵堂郑重其事地向黑姐告别。”

霍仁化胸中怒火腾地又燃起：“我看你是成心捣乱。”

霍仁达说：“车总，你未免太过分了。”

车振富上前就推火化车：“我非到灵堂不可。”

霍仁化拉住火化车不放：“你算老几，你想咋的就咋的？”

车振富情绪激愤起来，伸手猛推霍仁化：“好狗不拦路，你给我滚开。”

霍仁化还手与车振富撕扯在一处：“别以为谁怕你！”

王长伟赶紧上前拉开他二人，劝说霍仁化：“霍师傅，车总一片诚心，火化也不差这几分钟，还是让车总了却心愿吧。”

霍仁化见局长出面，虽说还忿忿然，也不好再讲什么。

车振富脸上现出胜利的微笑，推起火化车就走，直奔灵堂而去。

王长伟、霍仁化一行，迟疑一下，又全都跟在后面。

殡仪馆大门外，庞腊梅等远远望见车振富等一行出来，再也按捺不住，大家又喊又叫，将大门推得摇摇晃晃。庞腊梅性急，干脆爬上铁门越过，跳进去就拔插销。

门卫跑出来，扭住庞腊梅右臂：“你干啥，不许开。”

庞腊梅用力将门卫甩开：“躲远点，再说把你给踩扁了。”她趁势将大门打开，拣煤女工们犹如决堤洪水一拥而入，争先恐后向灵堂奔去。

车振富将火化车停在灵堂内的挽联下，他见白雪燕乘坐轮椅也被推过来，心中分外感到不忍。他一手扶住轮椅，微微弯下腰，情之所动抽泣着说：“雪燕，你妈去了，剩下你更难了，车叔这有一万元钱，给你添补生活。”说着，掏出一沓几百元大票塞过去。

白雪燕立即推辞：“叔叔，我不能要你的钱。”

霍仁化早已按捺不住不满：“你算干啥吃的，我是雪燕继父，我还养得起。”

车振富连连啧啧：“说话也不嫌寒碜，就你这火化工，挣那一脚踢不倒的几个大钱，你也就对付活着吧。”

霍仁化岂肯相让受辱，当时反唇相讥：“我穷也比你强，你有钱，你是暴发户，但是你那钱不干净，都是投机倒把坑蒙拐骗不是好道来的。”

车振富像公鸡斗架一样，与霍仁化鼻尖顶着鼻尖相驳：“你这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恶毒攻击，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。我跑运输，是党的富民政策允许的。你吃不到葡萄说酸，你是眼气。”

王长伟见他二人言来语往各不相让，出面制止说：“你们两人不要再打嘴仗了，现在是祭奠黑玉同志，要争论以后换个地方，你二人吵个够。”

霍仁化只好住口，车振富不服气，还想说道说道。王长伟不客气地敲他一句：“你要是没心思向黑玉告别那就算了。”

车振富不忿地看看王长伟，看看霍仁化，又将钱塞给白雪燕：“拿着，叔叔给的，必须拿着。”

白雪燕把手背在身后：“叔叔，您的一番好意我领了，钱我绝对不能收。”

车振富不死心：“看你这孩子，咋就不懂事呢。给你就接着，车叔的钱是凭劳动用汗水换来的。”

白雪燕也禁不住发烦了：“车叔，你这人怎能这样，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我说过几遍了，不收就是不收。”

霍仁化不由得冷笑：“这才是我的好女儿，有志气。”

车振富感到难以下台，颇为尴尬，一气之下，从兜中掏出打火机：“也好，这钱雪燕不收，我就在黑姐灵前烧了这一万元，算是给黑姐的零用钱。”说着，他当真点燃打火机，扯出几张就烧。

王长伟看不下眼：“车振富同志，你不要再胡闹了，烧人民币是违法的。”

车振富不理解：“我自己的钱，一非偷来，二非抢来，你管得着吗？”

王长伟不愿与他纠缠：“你说向黑玉遗体告别，是不是完事了，你可以退下了。”

车振富急了：“不，没有，没有，我还没行礼呢。”

王长伟：“好，你快些，抓紧，别影响火化。”

车振富只好停止烧钱的愚蠢行为：“好吧，我这就告别。”

“我们也要告别!”拣煤女工们涌入了灵堂。文秀秀、庞腊梅等在前，灵堂已被塞满，大批人只能在外面。但是谁都想看一眼，外面的人在往里挤。

车振富跪在黑玉遗体前，看起来确实是动了真情，未开言已然是泪流满面：“黑姐，你刚刚四十岁呀，事业如日中天，你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，怎么说去就去了!”

庞腊梅情绪受到感染，早已控制不住，跺着脚哽咽着数叨：“黑姐，你好狠心哪，怎么就撇下了孤苦无依的小雪燕，撇下了八千姐妹，我们不能没有你呀!”

“黑姐，让我和你一起走吧，与你结伴同行。”文秀秀哭嚎着往黑玉遗体上扑去。

霍仁达拦住她：“别这样，别这样。”

女工们一齐向前涌动，很多人也止不住叨念黑玉的好处，现场呈现出混乱状态，霍仁化等人已被挤得站不住脚。

王长伟竭力维持着秩序：“大家不要激动，既然你们尊重黑玉同志，就不能挤着她呀，要让她走得轻松才对呀。”

这番话还真灵，现场多少稳定了些。

王长伟不满地对车振富下了逐客令：“车总经理，你也拜祭过了，也该让开了。”

车振富不肯离开：“我话还没说完。”

车贵生气喘吁吁挤进来：“振富啊，你给黑总磕头。要不是黑总，你说不定早就没命了，她是你的恩人哪!”

车振富连磕三个响头：“黑姐，你的恩情我还没来得及报答，今后我一定把雪燕当亲生女儿看待，你就放心地走吧。”

霍仁化一听就来气：“姓车的，你算干啥吃的，雪燕是我女儿，与你什么相干。你拜祭就拜祭，总扯上我女儿做啥。”

霍仁达看看现场的混乱情景，忍不住对王长伟说：“局长，

您看，拣煤女工们还在往屋里挤，别再闹事。不能再听任车振富穷搅了，您该下令把他赶走了。”

王长伟点点头，走近车振富：“车总，请起身吧，遗体该火化了。”见车振富不搭碴儿，王长伟伸手去推。

车振富虽然不满，狠狠瞪一下王长伟，但还是站起身。他略微迟疑之后说：“让我最后再看黑姐一眼。”随之，掀开了白被单。黑玉端庄的面部显现出来，她神态安详，仿佛睡熟一般。车振富忘情地注视着，久久不动，不言不语。

霍仁化脸上现出愠怒：“姓车的，你是向遗体告别，还是相面哪？黑玉是我老婆，不许你那么看。”

车振富没有理会霍仁化的非议，他发现黑玉的眼皮微微动了一下，尽管是那么微弱。

霍仁达走过来，伸手罩上被单：“车总，你应该有自知之明，请闪开吧。”

车振富右膀猛劲一撞，霍仁达一个趔趄险些跌倒。他不顾一切，再次掀起白被单，俯下身仔细观察黑玉的眼皮，并用手去试黑玉的鼻息。

霍仁化几步奔上前，冷不防扇了车振富一记响亮的耳光：“臭流氓，你老实点，别动手动脚的。”

陶艳芳撇撇嘴：“这人可真不咋的，对死人他还要流氓。”

文秀秀另有见解：“别随便埋汰人，也许是有什么隐情。”

车振富并未理会那一记耳光，手指仍在黑玉鼻翼下。

霍仁化发疯地双手推车振富：“你滚，你给我滚！”

车振富忽然孩子般地跳起来：“她没死，黑姐她没死！快，快抢救。”

全场顿时呈现出死一样的静寂，人们脸上无不是惊讶的表情。

霍仁达最先反应过来：“这个车振富，纯粹是犯神经，死人还能活，该不是借尸还魂？可惜那是封建迷信。别让我大嫂的在天之灵不得安宁，快让她上路吧。”他又伸手要苦上被单。

马明以特有的职业敏感注视着这一切。

车振富求援的目光投向王长伟：“王局长，我不骗人，真的，黑姐她还有气，不信你试试。”

王长伟稍加思索，毅然走近前，也伸手去试黑玉鼻息，果然感受到了微弱的气息。他果断地一挥手：“马上送矿总院。”

霍仁化大为惊异，霍仁达惊诧的神色一闪即逝，而在场者无不大为震惊。

陶艳芳不住啧啧称怪：“怎么，死人还真还阳了？”

马明一言不发，但他那睿智的目光迅即扫视着每个人的表情。哪怕是一个极其微妙不易察觉的变化，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

车振富深知时间就是生命，他推起火化车就往门外飞奔。霍仁达也过来帮忙，王长伟疏散挡路的女工：“快，请大家让一让。”

庞腊梅协助王长伟开路，一边问道：“王局长，是不是打电话要急救车？”

“不必了，要抓紧时间。”王长伟回头看一眼霍仁化，见他依然发呆，便大声说，“霍师傅，你怎么还犯傻，快去把运尸车开来，好送黑玉到医院哪。”

霍仁化如梦方醒，飞一般抢先跑出灵堂，直向院心奔去。来到运尸车边，恰好司机在车头前抽烟，他急三火四地说：“师傅，快，我老婆她还阳了，要送医院抢救。”

司机又问一遍，才算明白原委，赶紧跳上车，三下五除二，把车发动起来。车振富和霍仁达已将黑玉推过来，大家七

手八脚将黑玉抬上了汽车。

王长伟、马明跳上了汽车，双排座的驾驶室里也就坐满了。霍仁达见状，要爬上车顶，马明制止说：“不行，这样太危险，而且也是交通违章。”

霍仁达还试图跟车走：“我大嫂生死攸关，我不能不去呀。”

马明用手一指车振富的桑塔纳：“你搭车总的轿子车，他那车有闲座。”

霍仁达有些发讪地凑到车振富身边：“车总，你看可以吗？”

车振富撇撇嘴白了他一眼，兵的一声关上车门，溜烟地跟在大汽车后开走了。

运尸车在福兴市的街道上发疯般地飞驶，两侧的树木刷刷地向后倒去。霍仁化此刻只有一个信念，就是尽快将黑玉送到医院，哪怕是早一分钟也好，或许会挽救黑玉的性命。他不住催促司机：“快，越快越好。”

司机不住踩油门，在市区内时速已达到了一百公里，运尸车风驰电掣一般飞跑。迎面的车辆，路上的行人，以为遇上了开车的醉鬼，都惊慌地躲让。有几次险些发生车祸，吓得别人回头大骂。

王长伟担心出事，赶紧叮嘱司机：“师傅，怎么急也别忘安全，要小心，慢些开。”

司机一听，稍许控制了一下车速。

矿务局总医院是一幢六层大楼，它的设备、条件和医务力量，在辽西地区是手屈一指的，就是同省医院比也不相上下。地方领导，甚至当地驻军的首长生病或住院，都要往这矿总医院挤。运尸车直奔门诊大楼，王长伟提醒司机：“转弯，去住院